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

經名：道德經論兵要義述。唐代王真著，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清道光間錢熙祚刊指海本，簡稱『指海本』。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

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

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，能下聽臣之至誠，貴有上聞，微臣性識庸愚，智慮寡薄，久從戎府，不到朝廷，特蒙陛下曲貸殊私，擢居重任，四年之內，再領方州，無分聖主憂勤，不救生靈罷弊，胡顏尸素，久冒寵榮，夙夜兢慚，啟處無地。臣每伏念筋力駑鈍，無可以驅馳，身命輕微，不足以報效，退難補過，進實思忠，願獻芻蕘，庶裨萬一。至於上明天道，中酌人情，下稽地理，莫不竭盡臣子之誠，冀報君父之德。惟《詩》也三百，義必在於無邪，惟經也五千，理必歸於自正。伏惟皇帝陛下，體至道，為人君，以無事理天下，一自臨馭，萬國康寧，日月不照之鄉，聲教猶暨，霜露表均之地，恩信仍加，刑罰措而得謂無冤，干戈戢而亦不復用，無為無事，雖休勿休，海內歡娛，天下幸甚。是以微臣狂簡，輒敢竊疏前件《論兵要義述》上下兩卷，今離為四卷，并叙表等，不揆荒蕪，用申懇款，伏乞聖慈昭鑒，俯賜優容，布問公卿，式明穿鑿，然後退死溝壑，臣所甘心，瀝血吐誠，伏待罪責，不勝拮迫，戰越之至，謹差子將尚瓘，謹具別封進上。謹奏。

元和四年七月日

手詔

勅王真、尚瓘至省，所陳獻具悉。卿職在藩條，誠存裨補，本乎道德之旨，參以理化之源，用究玄微，有茲述作，省閱之際，嘉歎良深，秋涼，卿比平安好，遣書指不多及。

二十九日

敘表

臣真言：臣聞昔者庖犧氏作，承天地，理萬物，猶以為皇道不足，故寂然思化，精義感通，然則天既不言而生，地既不言而育，故河出龍圖，洛出龜書，所以示其文也。由是得以畫卦象，制文字焉。逮夫智慧萌生，真樸潛消，則文字之理又不足，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，將善救其弊者也。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，殷勤懇惻，斯亦至矣。可謂啟道德之根源，絕言語之枝葉，比之文章，則三辰昭回于天也，擬乎動植，則萬物充盈于地也。論其教戒，則百行全備于人也。何謂禮者亂之首，亂猶理也，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，故曰亂之首也。夫文者武之君也，武者文之備也，斯蓋二柄兼行，兩者同出，常居左右，孰可廢墜，故曰忘戰則危，好戰則亡，是知兵者可用也，不可好也，可戰也

，不可忘也。自軒轅黃帝以兵遏亂，少昊以降，無代無之，暨于三王之興，雖有聖德，咸以兵定天下，則三王之兵，皆因時而動，動畢而後戢，戢即不復用也。及至嗣君，或驕或僻，或暴或淫，或怒或貪，或矜或忌，乃為我師我旅我國我家，動必取強，用必求勝，載窮載黷，且戰且前，或不戢而自焚，或無厭而取滅，塗萬姓之肝腦，決一人之忿欲，毒痛海內，災流天下，是以道君哀其若此，又不可得而廢去，遂不得已而用之。夫聖人用兵之道，不以其慍怒也，不以其爭奪也，不以其貪愛也，不以其報怨也，蓋整而理之，蓄而藏之，以謹無良，以威不穗，非用之於戰陣，非用之於殺伐，非用之於田獵，非用之於強梁，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。又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爭者人之所甚惡也，若以逆德用凶器，行人之所甚惡，豈容易哉，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，無此四德者，人不歸也。人不歸即用兵，用兵即危之道也，故謂不祥之器，又曰死地。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。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，亡以成其功，繼體之君存，存以保其位，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，眾人以不必必之，則戰伐益興，故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，蓋亦防其後代人君，輕用其兵也。由是特建五千之言，故先舉大道至德，修身理國之要，無為之事，不言之教，皆數十章之後，方始正言其兵，原夫深衷微旨，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。何者？伏惟道君降於殷之末代，征伐出於諸侯，當其時王已失眾正之道也久矣，且不得指斥而言，故極論冲虛不爭之道，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。夫爭者兵戰之源，禍亂之本也，聖人先欲煙其源，絕其本，故經中首尾重迭，唯以不爭為要也。夫唯不爭，則兵革何由而興，戰陣何因而列，故道君叮嚀深誠，其有旨哉，其有旨哉。夫天地何言，陰陽不測，是以道君強為之名而立文字，欲人知之，使其行之，非難知也，非難行也，况我國家，祖有道而宗有德，流聖裔而派仙源乎，唐哉皇哉，不可得而稱也。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，聰明文思，濬哲溫恭，鑽十葉之鴻輝，傳千億之命緒，闡皇道而育萬物，弘帝德而貞百度，寂然不動，神而化之，戢干戈於方興之時，卻行陣於已列之地，無為無事，上德上仁，貴五千之至言，賤百二之重險，結繩而理，大化克被於生靈，擊壤之歌，至德亟聞於野老，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。臣少習儒業，長無武功，睹昇平於明盛之時，賴亭育於仁壽之域，是以不揆庸陋，敢侮聖人之言，甘心從鼎鑊之誅，傲倖納芻蕘之志。臣伏以道德經文，遠有河公訓釋，中存嚴氏指歸，近經開元注解，微臣狂簡，豈敢措詞。今之所言，獨以兵戰之要，採摭玄微，輒錄《道德經》中章首為題，序列如左，各於題後粗述玄元皇帝聖旨，或先經以始其事，或後經以終其義，謬將臆度，用達管窺，既無百中之能，庶均萬分之一，因號曰《道德論兵要義述》，詞理荒鄙，塵瀆宸嚴，無任惶懼戰越之至，謹言。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

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

道可道章第一

臣真述曰；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，靈於萬物者，謂之最靈，靈於最靈者，謂之聖人，聖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。於是因言以立道，因道以制名，然異於真常之元，故曰可道。既為萬物之母，故曰可名。又天地之道，無迹可尋，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，聖人之作有物，有物可睹，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。觀猶示也，且乾坤之用，因無入有，是以同出異名，變化之理，因有歸無，是以同謂之玄。蓋天地之道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是為一玄也。聖人之道，代天理物，各正性命，復為一玄也，故曰玄之又玄。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，安萬國，正師旅，孰不由於此戶者也，故曰眾妙之門。臣伏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，將垂億兆之祀，同天地之覆載，比日月之照臨，利將無窮一，人受其賜，故王者得之可以適天下，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，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，士庶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，若

好徑之徒，不遵此道，必有倒行之悔，矧其違易即險，而欲僥倖者哉。微乎微，至乎至，不可得而言也已，是以初標道非常道，指其殊塗而同歸，末言眾妙之門，明其百慮而一致，冠於篇首，誠有旨哉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臣真述曰：夫美者對惡之謂也，今天下之人，皆知美之為美者，此已知其惡也久矣，皆知善之為善者，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，故其下文云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夫物既有名，人既有情，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，是非彼我存乎其間，則愛惡起而相攻矣。愛惡起而相攻，則戰爭興矣。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鉞也，至於匹夫之相手足，蟲獸之相爪牙，禽鳥之相觜距，皆爭斗之徒也。然至於王侯之動，即無不用其金革矣。為患之大，莫甚於斯，故偃武修文，興利除害，其事既理，故曰無為。其教既行，故曰不言，是以云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也。夫無為之事，蓋欲令潛運其功，陰施其德，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，此之謂無為也。夫不言之教，蓋欲令正身率下，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。古者言之不出，同此義也。夫王者無為於喜怒，則刑賞不濫，金革不起，無為於求取，則賦斂不厚，供奉不繁，無為於愛惡，則用捨必當，賢不肖別矣，無為於近侍，則左右前後，皆正人矣，無為於土地，則兵革不出，士卒不勞矣，無為於百姓，則天下安矣，其無為之美利，信如是哉。又萬物作焉而不辭者，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，悉無言辭也。又生而不有其恩，為而不恃其德，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，不估其強，卑以自守，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，故曰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臣真述曰：夫聖人之理，不伐其善，不顯其長，上行其風，下承其化，既絕矜尚，遂無鬪爭，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。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，未有不上尊三事，下敬百寮，外資卿相之弼諧，內有后妃之輔助，此奚謂其不尚賢乎哉，必不然也。又難得之貨，皆是遠方異物，若在上貴之無饜，則在下之人供輸無已，更相求取，非盜而何。盜賊既興，兵革斯起矣。又珍物麗容，是人之所欲，而聖人達理，不蕩於胸中，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。是以聖人虛其心者，除垢止念也，實其腹者，懷忠抱信也。弱其志者，謙柔不犯於外也。強其骨者，堅固有備於內也。常使人無知無欲者，蓋率身以正人，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為也，故此下文云為無為者，直是戒其人君無為兵戰之事也。語曰舜何為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，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，則天下安得不治矣，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。

道沖而用章第四

臣真述曰：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，無有滿溢之志，長使淵然澄靜，如萬物之祖宗，則自然挫折鋒錯之銛銳，解釋紛擾之云為，故能和其光耀，降嚴威也。同其塵雜，舍垢氛也。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，能存其至德如是，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，象帝之先，言似天帝之先也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臣真述曰：此言不仁者，猶下經云不德也，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，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且不責生成之報焉。王者既不責於人，則刑罰自然不用矣，刑罰不用，則兵革自然不興矣，兵革不興，則天下自然無事矣，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。言國君能調和元氣，應理萬機，如橐籥之用焉，終無屈撓之弊也。又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，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故曰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，其此之謂乎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臣真述曰：谷，養也，又虛空也，言神氣游息於虛空之中，故得長存也。玄天為鼻，牝地為口，天根於清，地根於寧，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寧之道，以理其天下國家，則自然無動用勤勞之事，故曰用之不勤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臣真述曰：夫天清而運動不已，地寧而安靜無窮，皆以其順自然之化，無獨見之專，不矜其功，不厚其生，施陽布陰，復不為主，故能長生也。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，清寧沖虛，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長先矣。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，則憂患不能及，所以得其身長存也。又經曰：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，非此之謂歟。若夫人君克己復禮，使天下歸仁，既得億兆歡心，蠻夷稽顙

，自然干戈止息，宗廟安寧，故曰非以其無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特論理兵之要深至矣。夫上善之兵，方之於水，然水之溢也，有昏墊之災，兵之亂也，有塗炭之害，故水治則潤澤萬物，通濟舟楫，兵理則鎮安兆庶，保衛邦家。若理兵能象水之不爭，又能居所惡之地，不侵受害者，則近於道矣。是以兵之動息，必當擇利而處之，故曰居善地也。主將之心，必在清澄深淨，故曰心善淵也。兵者類多凶害，故戒之曰與善仁也。夫軍旅之政，失則為亂，故曰政善治也。兵者所尚謀慮精微，故曰事善能也。凡興兵整眾，應敵救災，必當其期，故曰動善時也。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，此又重云夫惟不爭，故無尤者，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，正欲勸其人君無為於上，不爭於下爾。夫無為者，戢兵之源，不爭者息戰之本，若王侯能明鑒其源，洞觀其本，簡其云為，息其爭鬪，則金革寧矣。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文，每至探索奧旨，詳研大歸，未嘗不先於無為、次於不爭，以為教父。凡人之情，不能無爭，唯聖人乃能無爭。又爭之徒眾矣，今臣略舉梗概，皆起於無思慮，無禮法，不畏懼，不容忍，故亂逆必爭，剛強必爭，暴慢必爭，忿至必爭，奢泰必爭，矜伐必爭，勝尚必爭，違愆必爭，進取必爭，勇猛必爭，愛惡必爭，專恣必爭，寵嬖必爭，夫如是，王者有一于此，則師興於海內，諸侯有一于此，則兵交於其國。卿大夫有一於此，則賊亂於其家。士庶人有一于此，則害成於其身，是以王者知能官人，能安人之道，必當先除其病，俾之無爭，則戰可息矣。戰可息矣，則兵自戢矣，是故其要在於不爭。且夫爭城殺人盈城，爭地殺人滿野，語曰君子無所爭，又曰在醜不爭，爭則兵，矧乎王者，豈固有爭乎哉。故下經末章云：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，此所謂知終終之之義也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臣真述曰：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，且匹夫之徒，帶三尺利劍，持數寸匕首，至有憑凌天子，劫脅諸侯，或邀盟於前，或請命於後，往往而得，矧乎當九五之位，全億兆之師，尊居一人，下臨萬物，乃知持盈不易，揣銳實難，故曰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，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，故指以為戒，冀其能保惜之，用存兢惕之意也，此又特戒其王侯，令守彼謙沖，去茲奢泰，永言伊戚，無至自貽，故下文又云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此言身退者，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，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。故經云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，其此之謂乎。

營魄抱一章第十

臣真述曰：魄者陰之質也，一者陽之精也，此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，專致

柔和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。滌除玄覽，欲其洗心內照，志無瑕穢也。愛人治國能無為者，夫欲治其國，先愛其人，欲愛其人，先當無為。無為者即是無為兵戰之事，兵戰之事為害之深，欲愛其人，先去其害，故曰無為兵戰之事也。天門者鼻息之謂也，欲其綿綿雖靜，常令呼吸進退，得其自然也。明白者視聽之謂也，欲其周流四達，而常若無知也。自此以上，皆言理身理國，兼愛之道也。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，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，以養萬物，故不居其功，乃云此天之德也。玄，天也。

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

臣真述曰：此車器及室三者，皆取其因無而利有，因有而用無，故引之以為證，何者，夫五兵之屬，亦當其無，有兵之用，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，不必傷人然後為用，故知兵者備之以為有，戢之以為無，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，蓋無之以為用亦明矣。

五色令人章第十二

臣真述曰：五色所以養目也，視過則盲。五音所以養耳也，聽過則聾。五味所以養口也，食過則爽。故聖王之理，常復眾人之所過，以全其身，以安其神。夫人君之心，以睿智為本，清靜為根，若乃逐獸荒原，奔車絕血獻轍，六龍逸足，萬騎莫追，與鷗鷲而爭先，并熊羆而賈勇，日月虧蔽，旌旗糾紛，馳騁忘歸，殺獲無補，風雨恒若，宮室或空，謂之發狂，蓋由此矣。故經曰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，其是之謂乎。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，則盜賊生，盜賊生則兵由此起，兵由此起害莫大焉。令人行妨，固其宜矣。是以聖人為腹者，貴其容受而無情也，不為目者，賤其觸見而有欲焉，故曰去彼取此。

寵辱若驚章第十三

臣真述曰：夫王者守位，皆承天之寵也，諸侯得國，皆承王之寵也，故因寵所以為貴，因貴所以生驕，因驕所以獲罪，因罪所以蒙辱，是以聖人之得失，常若驚也。又王侯在上，若不能以貴下賤，自卑尊人，但好戰恃兵，乘勝輕敵，必即禍患及之矣，故以有其身乃為身患，外其身乃為身存，豈不至哉。是以貴其身者，適可以暫寄於天下，愛其身者，可以永託於天下也，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其是之謂乎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臣真述曰：夷者平易之稱，所謂天之道，故可視而不可見也。希者依違之稱，所謂地之道，故可聽而不可聞也。微者精妙之稱，所謂人之道，故可搏而不可得也。然天雖清光運行，終不為皦潔以自顯也。地雖寧靜博厚，亦不為闇昧以自幽也。人雖生生無窮，終不為分別以自尊也，故曰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也，是以散而陳之，則為三才，合而渾之則為一德，故曰復歸

於無物，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，從有歸無，惚有恍無，故云惚恍也。又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此言自三而復一，無始無終，從一成三，無終無始，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為之道，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。無為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，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，故能知始樸素之義，乃可為道之綱紀也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臣真述曰：此古之善為士者，謂上士也，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。微妙玄通者，皆道德之用，不可得而稱也。言聖人賢人，治天下軍國，無不兢懼畏威，皆若臨深履薄，其容貌志意，故常若冬寒涉川，畏恥四鄰，言慎之至也。儼兮若客者，經曰用兵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。渙若冰之將釋，言合散屈伸，嘗無結滯也。敦樸者，質素之謂。曠谷者，深邃之謂。夫濁久徐清，安久徐生，皆順自然之理。動靜不失其時，言孰能如此，唯聖賢耳。故曰保此道不欲盈，言若王侯守此道者，不欲滿溢而驕盈也。故曰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，此言能守道因循，終無矜耀，乃得長如弊故，不立新成之跡也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臣真述曰：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，無私於覆燾，地之道常沉靜博厚，無私於亭毒，則是陰陽各得其恒，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，故曰萬物並作。復者其見天地之心，故曰吾觀其復。夫物芸芸者，生生之謂也，生生之理盡，故各復歸其根本，以守其靜，是則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言萬物盡無大傷，各得復其性命，以足自然之分，即可謂得真常之道也，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，則是明白四達，無所疑惑也。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，而乃縱其嗜欲，妄作不祥，興動干戈，流行毒螫，則必有凶灾之報，故曰妄作凶。又知常容者，言王侯若能容人畜眾，則可謂至公無私，至公無私，即王道自著，王道自著，則其德象天，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，既可適道，自然能長且久，故得終竟千齡，必無危殆之患也。

太上下知章第十七

臣真述曰：太古大道之行，上德不德，是以其下之人，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，蓋日用而不知是也。至於中古，仁德兼施，恩惠日及，是以愛而親之，美而譽之，其事漸著。其次以義為治，小罪用刑罰，大罪興甲兵，是以畏之。其下以禮為治，禮煩則亂，誠喪欺生，是以侮之。又信不由衷，人不信矣。飾詞相詐，猶或貴言。悲夫，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，守不敗之事，使百姓不知帝力，皆謂我自然而善也。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竟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

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臣真述曰：大道既隱，下德有為，仁義之行，遂從此始，巧智小慧，大偽生焉，孝慈出於不和，忠臣生於昏亂，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臣真述曰：此言絕有迹之聖，棄矜詐之智，則人受大利矣，故曰百倍。又仁生於不仁，義生於不義，今欲令絕矯妄之仁，棄詭譎之義，俾親戚自然和同，則孝慈復矣。又絕淫巧，棄私利，則兵革不興，兵革不興，則盜賊不作矣。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，故又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，見素抱樸，少思寡欲。夫見素者，外其質野之容，抱樸者，內其真實之意。又思慮嗜欲者，人之大性存焉，可節也不可絕也，故勸王侯令少之寡之，則國延其祚，人受其賜也。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臣真述曰：絕日益之學，則無憂矣，唯之與阿，善之與惡，相去甚近，又戒其人曰，何故不恭而好慢邪，去善而為惡邪，豈不甚惑哉。故曰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今眾人熙熙然，大荒乎嗜欲，常如對享太牢之饑，共登陽春之臺，縱放其情，無央極哉。是以道君曰我獨怕然靜默，若嬰兒之未有所知，有如乘其車乘，悠悠未有所止，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，不學眾人矜誇炫耀，自言智慧有餘也。故下文又曰：而我獨若遺，我愚人之心也哉。言我豈若愚人之心哉，言非也。我但昏昏悶悶，忽忘若晦，寂而無所止，獨頑似鄙，獨異於人。而貴食母，夫食者服也，母者道也，蓋欲勸君服道於身，以處無為之事，則兵革自戢，天下獲安矣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臣真述曰：孔，甚也，言甚大德之形容，謂天地也。天地因道而生，承道而化，故曰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，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言太初之氣，從無入有之象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，言太始之氣，因有成形之謂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言男女媾精，萬物化生，雖在窈冥之中，常不失其信，故曰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又言萬物始生，皆自於恍惚窈冥之中，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，以此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臣真述曰：此章所言曲者，謂柔順屈曲之義也，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，自此以下，皆正言若反之意，是以聖人抱一者，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為天下之法式也。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，皆不爭之道也。故曰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

。天下莫能與之爭，則兵戰自然息矣，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。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于正靜者也。治軍治國之道，先此為妙也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臣真述曰：希言者無為無事之謂，但使為上者希其言，省其事，即合於自然之道也。又理國理戎，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，故舉飄風驟雨之喻以明之。夫同道同德之順也，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，以其迷日固久，同失之人，各自得之，亦俱不知是失，故曰失亦得之也。信不足者，此言下信不足，亦由上之人不信也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臣真述曰：凡踳踳闊步之人，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，此論躁競之徒，舉兵動眾，皆不得中正之道也。而况自見其明，自是其彰，自伐其功，自矜其長，故聖人舉此餘穢之食，贅醜之行，總皆惡之，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無名之名，無物之物，故曰強為之名曰大。凡言大者，無窮無際之謂也。且群方廣大，道無不之

之猶逝也，逝而不已必遠，遠而至極必還，故曰返也。此言道之周行，無所不

在，故為天下之母。母者道之宗，宗者一也，故經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，此所謂能以眾正可以王矣。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，道乃法其自然，故王者法其自然，則能事畢矣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臣真述曰：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又靜者仁之性也。古之所謂君子者，通言天子與諸侯也。終日行者，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，亦必須崇備法駕，居其輜重之中，以謹其不虞也。輜重者，兵車營衛之具也，又言人君雖有離宮別館，超然高邈，豈可以萬乘之重自輕於天下，此又深戒其單車匹馬，潛服微行之失。是以輕舉則失於為君使臣之禮，躁動則失於為臣事君之義，豈可不畏哉。故曰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，其是之謂乎。

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

臣真述曰：無轍迹者，行無行也。無瑕謫者，守中也。不用籌策者，戰必勝也。不可開者，守必固也。不可解者，無端緒也。此五善者皆聖人密謀潛運，不露其才，不揚其己，不顯其邊，不呈其形，常欲令戢兵於未動之際，息戰於不爭之前，是以國無棄人，人無棄物，此皆襲用明聖之妙道，以至是乎。又聖人不立德於人，不銜仁於物，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亦不尚師資之義，然

恐眾人不寤至理，以為大迷，深論奧旨，誠為要妙也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臣真述曰：夫為人君者，已有雄才英略，盛容猛氣矣，又居至尊之位，處兆人之上，六軍環衛，百司具存，不惡而嚴矣，不怒而威矣，故常欲令守其雌靜，如為天下之溪。溪者沖虛容受，藏疾納污之地也。夫如是，則其德常不離於身也。復歸於嬰兒，言其守道懷德，其性還如嬰兒，真常未散，使矯偽之端不能入其心境也。又雖知其明白皦潔，要令常守拱默闇然之道，乃可為天下法式。夫如是，則其德無有差忒，復歸於中正之極也。夫榮辱者相隨之物也，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，常思困辱襲其後者，則為天下谷。谷與溪義同也，以是道德常足，復歸於樸。樸者元氣之質也，故聖人散樸則為器量，用人則為官長。大制者謂制天下國家也。夫制天下者，豈有細碎割截之事邪，故曰大制不割。

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，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吾已見其不得也。為之者，謂興動兵戎之事也，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為。不可為者，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。若以此為之者，必敗也，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，亦旋而失之也？故物有行有隨，有煦有吹，有強有羸，有載有隳者，皆禍福之倚伏也。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，將欲立於中道，守之無怠，戒之至也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，言以道佐人主，不以兵強於天下，其事好還者，臣敢借秦事以言之。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類，皆不以道佐其主，而直以武力暴強吞噬攫搏，焚詩書，坑儒士，血趙卒四十餘萬，其於所下之處，悉殘滅之，使無遺種，始皇猶獨鸚鵡視天下，未足其心，雖天祿已終，而毒螫之餘，仍相殘害，不經時而土崩魚爛矣，是以胡亥弑於望夷，子嬰戮於咸陽，扶蘇死於長城，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，白起齒劍於杜郵，趙高取滅於宮闈，此皆事之還也。又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、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，且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，十萬之師在野，則百萬之人流離於道路矣。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乘，災沴之深莫甚於此，故善為將者，當須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不得已者，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。即是宜果行勿強之道，不伐其功，不樂殺人。恬淡為上，雖勝不美，此是果而勿強之義也。夫物壯則老，師曲之謂也。所謂早已者，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，而勿復進用。向使李斯白起之師早圖退止，豈有自焚之禍邪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臣真述曰：兵者劍戟戈矛之類也，佳，好也，言器械者，唯修飾犀利珍好

者，適是不善之器也。又左陽為吉，右陰為凶，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，則當以恬淡為上。恬是安靜，淡，無味也。言戰陣雖勝，當須淡而無味，故曰不美。美之者則為喜樂於殺人也。且所殺者皆吾人也，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，必也樂殺之，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。又古者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，為所殺者皆吾人，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。後代則不然，師徒所征之處，大抵成敗相半矣，設有一勝，必先以大帛顯書其事，露布其文，彼主將者仍皆以十作百，以百為千，以千為萬，用要其功。上之人或知其詐欺，且借以為勢，務立其威，此則使人怨於顯明之中，神怒於幽闇之處，故曰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如此為將，豈得謂以道佐人主乎。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臣真述曰：樸者道之實，以其精妙微細，無所不在，故曰小也。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，常能無為清靜，則萬物自來賓服矣。天地陰陽，自然和

合矣。甘露時雨，自然降潤矣。如是則言不令人，人自得其均平矣。由此之故，始復制致萬物之名，物既有名，則夫君臣上下，萬物萬事，無不各知其所止矣，故為君者知止於仁，為臣者知止於忠，為子者知止於孝，為朋友者知止於信，為夫婦者知止於義，為干戈者知止於戢，為賦斂者知止於薄，既各知其所止，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。譬如道在天下，用之為治，猶川谷之與江海，言其感應走集，晝夜朝宗，無時休息也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臣真述曰：夫測度淺深，聽言觀行，人焉瘦哉，此庶可以智知，故曰知人者智。至於澄心內照，無我無人，了然自知，非明孰可，故曰自知者亞聖之稱，言人自知之難也。夫嬴不及霸，始僭稱皇，項未及強，而先稱霸，然秦兼天下，楚伏諸侯，并吞則六國逡巡，叱咤則三軍辟易。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。夫有力而勝人者，未嘗不終為人所勝。若乃周家忠厚之德，豈不謂自勝者歟。且避狄愛人，從之者如市，觀兵誓眾，闇會者如期，是以前徒自攻，一戎大定，至其末裔凌遲，諸侯力政，猶不敢為主，海內空位四五十年，斯豈不謂自勝者歟。故曰能成霸王者，必得勝者也。能得勝者，必強者也。能強者，必能用人力者也。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能自得者，必柔弱者也。故強大者有道，則不戰而克，小弱者有道，則不爭而得。又知足之富，貨財無數，人之道也。自強其志，乾乾不息，天之道也。善守其道，不失其所，非久而何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，非壽而何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臣真述曰：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，可左可右者，謂萬物無不從也，無不

在也，萬物所以恃之而生育長茂，亦所辭謝其恩。功成而不名有者，言聖人順道而理，加以無心之愛，被以無情之養，故不為萬物之主，自然常無所欲，此豈可名之為小邪。又萬物悉皆歸之，而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，亦不曰我為萬物之主，此豈得不謂之大邪，是以聖人常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明矣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臣真述曰：天垂象，聖人則之，言王者執持大象，不失其道，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往，往者又皆以道德安之養之，使其通泰無害，則何異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，而悅飽行過之人哉。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，皆以恬淡無味為上，自然無形無邇，故使視聽者不可得而聞見也。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，無盡無窮，故曰用之不可既。既，盡也，已也。

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，言治國治軍者，必須仰思天道，俯察人事，常宜深自儆戒曰：夫天時人事，乃今固開張我者，莫將欲歛斂我乎。乃今固強大我者，莫將欲弱小我乎。乃今固興盛我者，莫將欲廢黜我乎。乃今固饒與我者，莫將欲劫奪我乎。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，可謂知微知彰矣。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強，此亦非謂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強之敵，直指言王侯者已處剛強之地，宜存柔克之心耳。故謙卑儉約，即永享其年。驕亢奢淫，即自遺其咎，蓋物理之恒也。聖人猶恐不悟，下文又切戒之曰：魚不可脫於淵，魚喻眾庶也，淵喻道德也。夫王者理人，當須置之仁壽之域，使魚在深水之中，常無困涸網罟之患，則獲其安樂矣。又先王耀德不觀兵，兵者國之利器也，固不可以示見於人，兵者戰而不用，存而不廢之物，唯當備守於內，不可窮黜於外者也。若示人於外，終有敗績之辱，豈不慎哉。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臣真述曰：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，道常者謂有名之初，故本初無字乃為一氣之宗，亦既有名為萬物之始。又道法自然，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，無所云為，故曰無為也。至於四時運行，百物成熟，故曰無不為也。又天之道利而不害，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，凡天下之害，知之盡無為也，天下之利，知之即無不為也。夫天下之害，莫大於用兵，天下之利，莫大於戢兵，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，則物無不自化者。既而化成，又有嗜欲將作者，即當鎮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以不欲為根，靜而歸根，常而復命，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。真常之道既復，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。故曰天下將自正。經曰：我靜而民自正，又《論語》云：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，其是之謂乎。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竟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

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臣真述曰：上德者與道同體，所謂三皇之時，不可得而稱也，故曰不德。下德者為道之用，所謂五帝之時，親愛萌生，故曰有德。仁義禮者，兼而行之，所謂三王之初，防患救亂之功興矣，若總而論之，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，其揆一也，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，異路而同歸者也。是以道德仁義禮，王者當兼而用之，亦猶五材相資，闕一不可也。道君所以援古及今，明其失得者，蓋以其干羽寢於兩階，金革興於三代，忠信既薄，玉帛空行，優劣於下衰，跂及於前古。夫禮失則亂，救亂者必以禮，亂猶理也，言禮者理亂之首也。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，去義而成仁，除仁而尚德，違德而適道，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是以去彼禮義之薄，取此道德之厚，將以為王者之理化也，豈不至哉，故曰去彼取此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臣真述曰：夫唯道君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，觀其指歸，皆在于戒侯王也。以，用也，故若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泰，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，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，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，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，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，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，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。故曰以賤為本也，非乎。夫不自強大則不爭，不爭則兵戰自息，兵戰自息，則長保天祿矣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臣真述曰：此言萬物動出芸芸，無不反歸於根，故曰反者道之動。夫常物之動，動之於動，唯道之動，動之於靜，故曰反者道之動。反猶復也，其見天地之心乎。天地以靜為心，動為用，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，故曰反者道之動也。是以聖人慎其動而常處無為，深達歸根守靜之義，乃能知常。能知常然後能不妄作，能不妄作故為之明。又柔弱者道之用，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強暴之人也。又物猶事也，凡天下之事，皆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是以聖人常處無為之事，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，不假云為動作，故曰有生於無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臣真述曰：若聖與賢，猶多品彙，凡百庶士詎知等夷，故道君於此略舉上中下三級，以明識道之探淺爾。文宣王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則上士勤行之志，可得而知矣。又以可上可下之性，故有若存若亡之譏。夏蟲疑冰之談，故有聞道大笑之說。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：明道若昧，此言天之德也，雖赫赫在上，常如闇昧也。進道若退，此言地之德也，雖蒸蒸在下，常卑退也。夷道若類，此言人君之德，雖巍巍則天，常同眾類，不自標異。夫如是，故雖上德之

君必如溪谷之卑下，虛受納污也。雖大潔白之君，亦常如自居穢辱也。雖廣大悉備，常若不足也。雖欲立德於人，又須常畏人知，故曰若偷也。雖體道真實，常若渝變也。大方無隅，寧見圭角。大器晚成，不求速達。大音希聲，必震墊藏。大象何形，無狀之狀，道本無名，強為之名字，作萬物母，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，故曰善貸且成。夫人君執德，謙柔用晦，無為之若此，天下其孰能與之爭，既無所爭，則兵革自然戢藏也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臣真述曰：夫元氣始生，生生不已，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。又萬物之出，莫不皆負背陰肅之氣，抱向陽和之中，中而和者，乃得為人，故謂之最靈。既靈且智，是能知損益之義，乃稱號其所惡者，蓋欲自取其損，以冀其益爾，故曰物有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，其是之謂歟。言人之教戒，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，言若不知損益之道，但恃眾好兵，暴強輕敵，必當摧辱破敗，覆軍屠城，即是失其死。所明矣。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。夫治天下國家，禍之大者，莫過於此，是以云吾將以為教父，言教戒之重者，亦莫過於此也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臣真述曰：至柔者謙虛清靜，所謂自然之氣也。至堅者剛強運動，所謂有為之徒也。夫柔靜剛動，弱必勝強，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。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，致無為之理，則無所不入，故曰無有入無間。無為之事，亦所謂清靜致理，無為戎馬之事也。不言之教，欲其正身率下，則人從之，不待其言也，故曰不從其所令，從其所行也。又經曰：行不言之教是也。然聖人之治，無以加於是乎，又道君歎其當代罕能行之，故曰天下希及之。

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

臣真述曰：名者祿位也，爭者忘其身，貨者財寶也，貪者輕其死。夫名疏於身，身多於貨，雖甚愚者，猶必知之。及在得喪之間，與奪之際，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。故唯聖人能知戰鬪之可息，不爭其名，知財貨之可足，不害其身，不多藏，不厚亡，是終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，故可以長久也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臣真述曰：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，亦不矜其成，常若虧缺，故其用也，終無弊敗之憂，雖居至滿之勢，亦不驕其盈，常自謙虛，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，又直於其人，曲於其己，故曰若屈。藏其機微，用其質樸，故曰若拙。際其文詞，絕其給佞，故曰若訥。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，終本於清靜之德，故引躁靜相形，寒熱相用之義以證之。夫清靜者，無為也，無為者，亦謂無為於兵戰之事，乃可為天下之長也。又經曰：我好靜而人自正，又曰：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，皆此類也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臣真述曰：夫去奔走之馬，糞荊棘之田，非有道歟。四郊多壘，戎馬生於其間，非無道歟。是以人君恣可欲於心，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。嗜欲至而不知止足之分，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。又人君所欲盡得，則天下悉罹於殃咎矣，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為足，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。

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

臣真述曰：夫人君則天效地，恭己正南面，無為於上，垂拱而已，無不為於下，各有司存，自然百度惟貞，萬物咸若，何必行而後知，見而後名，為而後成也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臣真述曰：為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，政令滋章，故曰日益也。為道者謂善閉七門，克持三寶，故曰日損也。夫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，故曰損之。聖人之道，損有餘奉天下，故曰又損之。能用此道，自然以至於無為矣。夫聖人少思寡欲，偃武修文，自然無所云為也。又天下之利，知無不為，故曰而無不為也。又聖人為君常無為無事，以百姓心為心，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。及其有事也，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，及其有為也，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。夫如是，則親離眾叛，國滅人危，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，故曰不足以取天下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臣真述曰：聖人以百姓心為心者，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。人之不善，吾亦善之者，謂亦以道德教之，使之為善，故經曰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是也。又人之不信，吾亦信之者，言我信不足，使人不信，亦以道德教之，使之有信，故曰德信。又在猶察也，聖人察天下常惻惻然，不停不息，而為渾同其心，皆使去惡從善，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，而聖人咸子愛之，故曰皆孩之。既孩撫天下之人，則為人之父母明矣。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，必不然矣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臣真述曰：動出為生，休入為死，十有三者，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也。夫四關者，性命之源流，九竅者，嗜欲之門戶，源流則動靜存其節，門戶則啟閉有其時，順之所以長生，逆之所以致死。又存生者莫過於養，養過者復傷其生，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。善攝生者，謂聖賢也，伏以道君謙不自言，故曰蓋聞也。夫聖人之道，利而不害，物豈能傷，故雖之原陸，亦不畋獵而求遇兕虎以殺之，雖入軍中，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，是以終無角爪鋒刃之患者，以其能和光同塵，調養元氣，存綿綿之道，得生生之理，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。又末世用兵置之死，欲求不死，其可得乎。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臣真述曰：夫乾道無情而生，坤德無情而畜，是以物得流形，勢得化成，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，道尊德貴，皆自然受天之爵祿也。其孰能有封建者乎，於是王侯則而象之，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，而不失其時，仍不有其功，不恃其力，絕其宰割，息其鬪爭，夫如是，乃可謂合天之德也，故曰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臣真述曰：道始有名乃為天下母，王在域中，故象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，塞聰蔽明，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。又能見其微細之萌，而防杜之，乃可曰明。又能守其柔弱之道，必終得其強大矣。用其光，言耀德於外，歸其明，謂體道于中，治國治軍，無害於物，何殃之有，故曰襲常。襲猶密用也，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而已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臣真述曰：我者我侯王也，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，唯所施為之事，正當最可畏慎爾。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，而人不行，但好趨其斜徑，以求捷速之幸益，欲速必不達，故深戒之。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，然而田野亦甚荒蕪，倉廩亦甚空虛，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，皆被服羅執，橫帶刀劍，屬厭飲食，多藏貨賄，專取不足之人，奉有餘之室，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，豈可謂大道也哉。此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，天下若此之過，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臣真述曰：善建者謂創業之主，以德昇聞，故一立而不可拔也。善抱者謂繼體之君，以仁守位，一持而不可脫也。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，以傳萬祀之福，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強力以取之也。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又曰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且自古天皇以降，至于五帝，子孫承繼其位者，多至數萬年，少亦數千歲，暨于三代，雖有辟王傷之，猶得八九百年，然後分崩離析，以喪其國。由是而言，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，必不然矣。又《文王之詩》曰：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又曰：文王孫子，本支百世，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，以此，豈不謂然乎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臣真述曰：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氣和，有如赤子之狀，無機無慮，自誠而明，是以物莫能害。夫毒蟲猛獸攫鳥者，喻凶惡賊害之人，言凶惡之徒雖有猛銳鳩毒之氣，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。又引號而不嘎和之至者，夫五常畢備謂之和，故曰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又生生滋益，乃謂之祥，言君人者當宜日

自損，戒其身心，必令柔弱慈哀，不能使氣任力，故為強梁。《傳》曰：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。又強者為壯，壯者則老，師老為曲，義亦在茲，故戒之早止，令勿復行也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臣真述曰：夫以道用兵，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，言者必不知其要也，故曰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者，兵之深機也。挫銳解紛，和光同塵者，兵之至要也，并不可得而言也。是以謂之玄同，故聖人之師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非天下之所敵也。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，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疏惠怨者，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，不可得而貴賤，故為天下之所貴重也。

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

臣真述曰：治國者以政，政者正也，君率以正，孰敢不正。用兵者以奇，奇者權也，權與道合，庸何傷乎。以無事取天下，無事者，無兵革之事，故曰吾何以知其然，以此。又曰：天下多忌諱者，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，財不足於人，利不流於下，下之彌貧，固其宜矣。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，操其利器，非昏而何，昏猶亂也，民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，必蕩上心也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，人不畏死也。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人自化，言無為兵戰之事，則人安而從化也。我無事而人自富，言無賦役之事，則人理而日富也。我好靜而人自正，言歸根復命，而人自正也。我無欲而民自樸，言不為嗜欲所遷，則自樸矣。

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臣真述曰：夫為君之道，必當隱其聰明，寬其教命，常悶悶然，則民自樸素矣。若上有苛察之心，則其下之人必欺違苟免，不誠不信矣。又福倚禍中，禍藏福內，唯人所召，因事而生，往來勝負之場，追隨寵辱之際，將迎或異，休戚必同，自身及家，自家及國，以至于天下，無大無小，所宜畏慎，唯此倚伏爾。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，罕憂禍至，且處禍之時，萬慮思福，居福之地，一不防禍，故曰孰知其極。矧乃以正為邪，以善為妖，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，是以聖人自居其方，亦不裁割於人，自守其廉，亦不穢鄙其俗，屈己伸人，故曰直而不肆，藏明用晦，故曰光而不耀。

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

臣真述曰：嗇猶愛也，言王者治人事天，必當以仁愛為宗，故曰莫若嗇。夫仁愛之道行焉，則天下早服，天下早服，故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者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故曰無不克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，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母謂道也，謂王者守國有道，自然根蒂深固，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。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竟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

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賜緋魚袋臣王真上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臣真述曰：治天下國家之人，似烹煮小魚也，當以安靜不撓為本，既以安靜為本，自然不失其道。道既不失，陰陽大和，陰陽大和，則風雨時若，風雨時若，則百靈獲安，百靈既安，則妖精之徒不能為變怪之事，故曰其鬼不神。且明王在上，兵革不興，信順之人，天地福祐，是以聖神協應，盛德交歸焉，不亦宜乎。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臣真述曰：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為德也，豈以兵革強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。夫大國小國之交，人事兼畜之義，考其情理，豈非各務其所欲耶。夫各求其所欲，必則大者宜為下明矣。凡謙卑之道，皆損上益下，其用在上，不在下也，故《易》曰：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其是之謂乎。

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

臣真述曰：聖人所以寶此道者，以其可保，保養天下之人也。夫天下之人，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其可盡棄之耶。是以聖人立天下，置三公，務戢干戈，不用刑罰，美其言，尊其行，冀其遷善，理而化之，故為天下貴。何拱璧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臣真述曰：至道之君，端拱垂衣而治，故曰為無為也。偃武不爭，故曰事無事也。含道存神，故曰味無味也。夫萬國之心，兆人之性，冬寒夏雨，尚有咨嗟，王者之心，豈限大小，寧論多少，皆當以德綏之，俾無怨咎，故曰報怨以德。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，言人君若有所慢易，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。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，言人君不矜細行，終累大德也。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，積小以成其大，若於已著已大而後為之，則不及已，故曰終不為大，乃能成其大。若故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，理固然矣。又簡易之道，則易從也，慢易之失，則難生也，是以聖人猶難之者，重慎之至，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，故曰終無難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臣真述曰：此章全言成敗在人，始終有道，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，是以居安思危，故曰易持也。先天不違，故曰易謀也。忽有奸宄作難，必當乘其危脆之初，破之必易，接其細微之始，散之無難，故曰為之於未有，理之於未亂，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，欲早為之，恐其滋蔓，即難圖也。

又大樹生於纖毫，高臺起於覆簣，遠行發於自邇，此三者皆明積小以至於大，由近以及其遠，若循涯而俟之，則必至之期也。若過分而求之，則欲速之累也，故師旅之事不可為，為者必當自敗也，干戈之器不可執，執者必當自失也，是以聖人無所為，無所執，故無以敗，無以失，明矣。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，臨途好徑，行師守國，多於垂成而自敗之，此皆是失其本末，迷於始終者也。故曰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，故曰不貴難得之貨，學人之所不學，故曰復眾人之所過，蓋欲輔助萬物，使自然而成熟之，終亦不敢專擅獨見，有所云為者也，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也。

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臣真述曰：此言古者之善為道之君，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，以其詐所藏也，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，以其直所在也，故曰人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又曰：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何者，凡眾庶之徒，恒性淺劣，智慮未發，狙詐先行怨讎，豈辨於是非逆順，寧知其撫虐，或蟻聚於州黨，或蜂起於河山，一凶首謀，萬人隨唱，征伐之舉，恒必由之，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為國之賊也，言其使眾庶之徒多智，即盡能為國之賊害也，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，乃所以為國之福祿也。若國君常能知此兩者，即自為楷模法式，是謂與天同德也。夫其玄德深矣遠矣，欲令人君則之象之，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，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，故曰然後乃至大順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臣真述曰：此特引江海之為喻者，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，夫謙柔卑巽之極，乃得天下之歡心，得天下之歡心，然後得樂推而不厭，得樂推而不厭，則自然上下無爭。夫不爭之義，與天同德，美利萬物，不言善應，周流六虛，不謀善勝，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，必不然矣。

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

臣真述曰：此章欲明三寶之要，先舉我大之文。夫大者道之體也，下士不知，故謂似不肖，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，保而持之，故先開用捨之端，以明慈儉之德也。夫言慈故能勇者，謂以一人之慈心，而得天下之死力，非能勇而何。夫言儉故能廣者，謂以一人之儉嗇，而得天下之富有，非能廣而何。是以三皇用之以尅九黎，五帝用之而去四凶，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，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。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，幽厲捨之而身亡，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，項籍捨之而五體割分，漢武捨之而天下臧半，曹公捨之而吳蜀鼎峙，故曰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。夫言捨其慈者，謂去其慈愛於人，人無死力之報，乃以一人之膽烈，欲敵天下之仇讎，安可施其勇敢哉。夫言捨其儉者，謂不知愛嗇，厚其聚斂，奢其宮室，加其師旅，財穀皆空，君孰與足。又經曰：後

其身而身先，又云：欲先人必以身後之，是以聖人常不敢為天下先，而終為天下先矣。故自黃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，自桀紂至于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，故曰夫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善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

臣真述曰：夫體道之君，皆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奚武之所尚哉。又善戰者不敗，必以恬淡為上，既曰勝而不美，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，何怒之有哉。又聖君德合天地，自然無爭，故曰善勝敵者不爭。夫王者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，故用輔弼之臣，則比之股肱心膂，用將帥之臣，則跪而受鉞，行而推轂，此必先得其心，後用其力者也。故曰善用人者為之下，是謂不爭之德。不爭之德，可以配天立極，故曰古之極也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臣真述曰：道君謙讓，不能自言，故假用兵者有言也。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為主，後應者為客也，且聖人之兵，常為不得已而用之，故應敵而後起。應敵而後起者，所以常為客也。進少退多者，是沉機密用，重敵之意也。故雖有敵至，我則善師而不陣，善師而不陣，即自無征伐矣，故曰行無行也。既無征行，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，何攘臂之有哉。夫有道之君，縱有凶暴之寇，妄動而來，我師告之以文詞，舞之以干羽，彼必聞義而退，自然無敵，故曰仍無敵。敵既退卻，干戈戢藏，故曰執無兵。兵既戢藏，恐其忘戰，故又戒之曰：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輕敵者謂好戰於外，無備於內，與其無備於內，寧好戰於外，好戰於外，猶有勝負，無備於內，必至滅亡。夫聖人在上，誠無敵於天下，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，則敵亦眾矣，何者，《書》云：撫我則后，虐我則儼，若然者即天下皆吾敵也，一國亦吾敵也，一鄉亦吾敵也，一家亦吾敵也，一身亦吾敵也，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，即得萬國之歡心矣。公侯不侮於鰥寡，即得百姓之歡心矣。卿大夫不失其臣妾，即得小大之歡心矣。士庶人不忘於修身，即得真實之歡心矣。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。吾寶者身與位也，故曰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凡言哀者口慈愛發‘於哀誠之謂也。若上存慈愛之心，不失使臣之禮，下輸忠勇之節，盡得事君之義，即何向而不勝哉，故曰哀者勝矣。

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臣真述曰：天下之利害，莫大於用兵，是以道君殷勤懇惻，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，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，故於此章又特云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又曰：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宗者根本之謂，君者主守之謂，此謂吾之云言，皆有宗本，吾之叙事，皆有主守，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，故歎曰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則，法也。貴亦猶希也。今既不能見知於我，又不能法則於我

，即是道德不行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闇於外，藏明於內，處而不出之義也，故曰被褐懷玉。

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

臣真述曰：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，此人之上也。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，是人之病也。故知此妄知為病，則不病也。至於用兵之機，尤在於此，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臣真述曰：大威者甲兵之謂也，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，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，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。又書云：不畏入畏，同此義也。又戒其為人上者，當以寬大居心，無令狹隘為體，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，夫不自鄙薄，必重於治人，重於治人，人必樂推，人既樂推，又誰厭乎。故先為不可厭之事，然後得人不厭，故曰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夫聖人之明，固已自知，安肯揚己露才以自呈見。聖人之仁固當自愛，安肯驕人做物以為尊貴，是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，取此自知自愛之弘益，故曰去彼取此。

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

臣真述曰：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為勇猛者，必好兵強於天下，而殘殺其人也。若果敢而不為勇猛者，必務道行於域中，而全活其人也。故曰知此兩者，有利有害。夫天之所惡者，好殺之人也，聖人知之久矣。今又言猶難之者，蓋重戒之極也。夫聖人則天行道，無為而立事，不言而設教，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。既無所爭，則何從而不勝，故曰不爭而善勝。夫天從人欲，疾於影響，非善應歟。寒則夏至，熱則冬至，非自來歟。品物流形，各正性命，非善謀歟。恢恢之網，人君象法也，宥過無大，非疏而何。刑故無小，非不失而何。又《書》曰：天作孽，猶可違，自作孽，不可逭，亦同此義也。

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臣真述曰：夫窮兵黷武，峻制嚴刑，則人必無聊也。人既無聊，則不得畏其死，明矣。既不畏死，如何更以罪罪之，民免而無恥，其在茲乎。若人君以道德化之，則人必懷生而畏死，自然有恥且格。既有耻且格，而復有凶惡之徒忽為奇者，即吾得執而殺之，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偽，而亂人惑眾者也，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。然以其是天之所惡，猶不得自專，故曰孰敢。常有司殺者，司殺者謂天網也，且王者萬方有罪，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趣也，豈可寄情遷怒，濫罰無辜，故曰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者矣。

人之饑章第七十五

臣真述曰：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，稅重入多，由此凶饑，理固然矣。又言有為者是人君好為兵革之事，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，一鄉有兵以及一國，一國

有兵以及天下，天下有兵，亂靡有定，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，工女投機而休識紆，齊人編戶，太半從戎，子弟父兄，鄰里宗黨，同為鋒俠，共作奸回，雖善誘恂恂，孰云孔易，故曰難治。夫人之輕死者，為君上營求之過厚，使下之人無聊，是以輕死，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賢猶善也。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，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。

民之生章第七十六

臣真述曰：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，指陳生死之徒。臣愚竊稽其深意，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。又下文云：木強則拱，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者，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。何者，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，鬪爭之具，所觸之境，與敵對者也。故兵強則主不憂，主不憂則將驕，將驕則卒暴。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，以驕將臨暴卒，且敗覆之不暇，何勝敵之有哉。故夏商之衰，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，始皇之末，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，項羽忽霸而遽亡，新莽既篡而旋滅，符堅狼狽於淮上，隋煬分崩於楚宮，此數家之兵，皆多至數兆，少猶數億，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，此皆強則不勝之明驗也。又兵者求勝非難，持勝其難。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，向數君之敗，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，豈不信哉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所引張弓之喻者，正在於損益之道爾。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，則天下將自均平矣。《易》曰：何以聚人曰財，理財正辭。禁人為非曰義，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，破財者軍旅之人也。夫成者寡而破者眾，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。若使化兵為農，損上益下，則自然無偏無黨，平施大同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，唯有道者。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。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，而不恃其力，雖能生成萬物，不處其功，蓋欲陰德潛行，不言所利，故曰不欲見賢。見賢謂揚己伐善也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強者也。嘗試論之曰：且夫五行之用，土能制水，原其至極，土在水中，鑽石流金，無所不尅，萬川朝海，四海宗天，孰云剛強而有勝此，故曰其無以易之。是以道君深嘆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，勤而行之，故曰莫能知，莫能行。復引聖人之言，受國之垢，與其不祥，此所謂百姓有過，在余一人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，王者之心誠兼此義言之，有似反倒，故曰正言若反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臣真述曰：夫天生蒸人，而大欲各存於心，爭勝逐利，背正為邪，大者相讎，小者相怨，天既愍之，樹君以理，令其革弊，乃有餘弊生焉，豈得為善也，故曰安可以為善。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，行不言之教，加恩於九有，恕罪於

萬方。夫契者德信之謂，又吉事尚左，無問智愚，皆同赤子，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。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，但齊之以刑，導之以政，即不得盡善之道，故曰無德司徹。徹者有迹之謂也，言守其禮法之徹邇耳。又言人君若長能體道理國者，則天地靈祇必常隆其景祚也，故曰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臣真述曰：此章言為君之道，雖處大國之強，亦常須自為卑小，雖有眾庶之力，亦常須自示寡弱。夫自為卑小者，且無矜大之過，不失謙柔之道，自示寡弱者，且無恃賴之尤，不失隄防之備。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，百人之長者，亦不任用以生其必，夫如是則人各懷戀其生，畏重其死，既安鄉土，寧遠遷移。又績餉不行，則舟車無所用，戰爭既息，則兵甲無所陳，自然人致太平，以復結繩之政。由是甘其食，美其服，止足存於衷也。安其居，樂其俗，風化行於時也。自然鄰國對境，無相覬覦，詐偽不行，忠信為寶，不相姑息，俱無聘問之私，不懷隱欺，自絕往來之禮，故曰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也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臣真述曰：此一章道君自以為親著五千之文，將傳億萬之代，明彰日月，德合乾坤，弘大道先天而生，表聖人法地而理，定德仁之優劣，論禮義之重輕，去彼薄華，居斯厚實，是以重標三節，將明兩端，此蓋同出而異塗，言行之深戒者也。夫誠信者不務諂諛，不矜捷給，無甘巧之說，絕詭飾之詞，安得而美哉。夫善德善言，天之道也。聖人奉而行之，豈容辯偽生乎其間。又曰：聖人不積者，此言聖人非無積也，但以其財積而能散之，德積則能行之，故下文又言天之道，利而不害者，終欲重明聖人象天地之大德，以佐佑生生之理，故又曰：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夫聖人所以貴之者，無為也，今此乃言為而不爭何也，臣以為此之一章，乃是八十篇之末章，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，故知言之宗，事之君，其義盡在此矣。此蓋不言有為與無為，而直言為者，欲其人君為無為也，又欲其無不為也，其義明矣。夫一家不爭，即國訟息矣。一國不爭，即戰陣息矣。天下不爭，則征伐息矣。夫闕訟息於家，戰陣息於國，征伐息於天下，此聖人之理也。故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，其此之謂歟。

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竟